

敬

由

編

敬由編卷之二

明鑑上寶彙編

東漢

董宣陳畱圉人也建武初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
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主出行奴驂乘宣於
夏門亭伺見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失
叱奴下車格殺之主人宮泣訴帝大怒召宣至欲
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一言而死帝曰何言宣曰陛
下聖德中興而主縱奴殺人將何以令天下乎臣
不須箠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

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疆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顧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乃敕疆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卒遣使者視之惟布被覆尸妻子哭家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而已帝嘆息賜賻以大夫葬禮焉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

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之生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所廢置吏民共

笑之隣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
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時隴西太
守鄧融以賊罪徵詣廷尉前後考驗歷歲不服明
帝下三府遣精能掾更劾之吉到詔獄但勅主者
供湯沐飲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徐問
以情實君若無賊強見誣枉君其列辭當相仰理
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家融感吉意卽移辭首服
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
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

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吉生三子皆任州郡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時郡部亭長有受人酒肉遺者府下記案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於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也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有男子孫常弟並分父產各得田十頃並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並妻子後追計直作券取其田並兒長大訟之掾史議曰並兒

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也意獨
曰常身爲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以升合
券取其田懷姦姦路貪利忘義請奪常田畀並妻
子從之辟大司徒侯霸府掾詔部送徒河內冬寒
徒病不能行意輒移所過縣使作徒衣縣上書言
狀光武得奏持謂霸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如
是良吏也意於道解徒桎梏聽自行恣所欲過毋
苛畱然徒皆尅期至無有違者除瑕丘令有吏盜
公府錢意廉得不忍加刑與告長休吏父聞設酒
謂吏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

行誅子罪命也令飲藥而死遷堂邑令縣人防廣
爲父報仇繫獄母病死哭泣不食意憐傷之聽歸
家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人自我遣不汝累也廣
歛訖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得減死顯宗卽位爲尚
書時交趾守張恢坐贓徵伏法簿其財賄班羣臣
意得珠璣委之地不拜賜帝問之對曰臣聞盜泉
之水孔子忍渴勝母之門曾參回車何也惡其名
也贓爲物穢臣不敢拜賜帝嗟嘆更賜以庫錢作
司農上簿有誤字帝怒召郎答之意入叩頭曰過
誤人所時有若以爲罪臣位高罪重郎位小罪輕

臣當坐前解衣就格帝意解貫

趙熹南陽宛人也少以節行著名光武初拜懷令懷
大姓李子春嘗爲瑯琊相豪猾并兼爲人患熹下
車窮詰其姦狀京師貴人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
王良疾病帝臨視問欲言王曰素於李子春善今
法抵死懷令趙熹欲法之乞哀全其命帝曰吏奉
法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復言而死帝悲傷
其意貸子春而遷熹平原守時平原多盜捕斬其
渠師餘黨數千人當坐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貸
徙京師近郡實畿輔且廣上恩從之乃悉移置潁

川陳留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
百姓歌焉

朱暉爲臨淮太守所拔用皆厲行士其斷獄諸以義
槩報怨犯律者爲求其情理多得生汙穢不義者
立僵仆之吏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
威民懷其惠

寒朗字伯奇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按
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耿建臧信鄧鯉劉建四侯
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
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伯奇心

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等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持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

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
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
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
皆長跪言舊制失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
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
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
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
囚徒理出千餘人天爲立雨會稽太守尹興有時
名名著楚籍中徵請廷尉獄郡曹掾陸續主簿梁
宏勲從考備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至京

師覘之獄事急無緣與續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見考辭色慷慨惟見食對之泣悲不自勝使者怪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使者怒以獄吏卒通内外召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故知來耳使者曰鈞食何自知母調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謁舍續母果來陰嘉之乃具上其事天子愍與赦焉永平民有女幼歸於婿婿殺之以誣人吏以故殺妻誣賴論縣令張守之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家示未成婦也律定婚而夫犯論

同常人以未成婦也宜論如常人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以身

試也安曰太守當爲天子廣恩理冤抑奈何顧身謀坐視數千人冤不理乎萬一有不合者太守自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明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賊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荆紆下邳徐人爲召陵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厭之紆聞走死人所熟視咭囁若與語者徐察視口耳眼中有稻芒乃客

問門者曰適誰載藁入府寺門者對曰廷掾又問
鈴下外頗有疑相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
卽收掾考具服實不殺人取道邊死人爲厭勝耳
論如法人後莫敢欺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
主名吏數間里豪強以對紆大怒罵曰本問貴戚
若馬實輩誰當知此賣菜傭乎於是貴戚跼蹐京
師肅清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放之後也酺雖儒
者而性剛斷出守東郡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
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爲令長受賊猶不至死

盜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祖
文翁與翟義起兵攻王莽守節戰死者也父隆建
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
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
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醢
見之嘆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乃上
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
空所辟元和二年章帝東巡先備弟子儀使醢謚
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渥醢視事十
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

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
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聞其兒爲吏放縱狼藉取
是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酺大怒卽收猛繫獄會有
贖罪令猛乃得出頃之徵入爲河南尹竇景家人
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
毆人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
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
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贓罪以辭景命酺卽
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權貴羣臣阿附唯恐

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
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
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
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
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
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
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賓氏宗族賓
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
陽令种兢兢因逮考實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國
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陳臨字子然嘗爲蒼梧太守多善政民有遺腹子爲其父報怨捕繫獄臨乃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畱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

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獎弱免官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出爲河內太守

何敞扶風平陵人六世祖比干爲廷尉與張湯同官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事每爭難不能盡得然多所全活焉敞初爲汝南太守疾文法俗吏以苛刻起名高在郡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吏案行縣屬顯孝弟有義行者每舉寃獄輒斷以經義郡民化之出分者皆歸養父母追行喪服兄弟推財相讓修鰥陽渠民賴其利墾

田三萬餘頃人刻石頌德焉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鄧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以伐匈奴起第宅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耶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安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

獄先壽僵什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魯恭扶風平陵人世吏二千石拜中牟令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部民有爭田者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肯歸牛主訟之恭勅令歸牛至再三猶不肯恭太息曰是教化不行也解印綬欲去掾史共涕泣留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請受罪不問於是吏人懷服建初中郡國蝗傷稼犬牙緣中牟境者不入河南尹袁安聞之使掾肥親廉焉恭隨行阡陌間與俱坐桑下有雉止其傍馴不去雉傍有兒與雉狎不

捕親曰兒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親矍然起謂
恭曰所以來者府公欲察君政迹也今蝗不入境
一異也雉不怛人二異也童子不攫生三異也久
留徒擾賢者遂還府白狀是歲嘉禾生恭廷中側
坐尹以檄勞恭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大化流行
天降休瑞應行而至尹甚嘉之具上書言狀帝大
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恭薦中牟生王方立徵用
與公卿所舉同擢徵恭爲侍御史累遷光祿勳選
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久之爲司徒免復
召疏爭盛夏斷獄語具刑法志中

何武蜀郡郫縣人爲楊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前太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有所舉刺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廉得其罪欲案之聖懼自免後爲博士盛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自是聖大慙服每武奏事至京未嘗不造門謁謝也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武奏事在邸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

意屬之顯以謂武武曰刺史古方伯上所委任職
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
不可有所私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錫卮酒歲
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沛縣有富家
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數歲頃復失其母父無
強近親女不賢翁病困听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
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付之後婿不肯與
兒劒兒詣郡自言求劒武得其辭因錄女及婿省
翁手書顧曰翁智人也念女強梁婿貪鄙畏殘害
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故與女實寄之劒

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言度此女婿
必不復還劔當關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
也悉取財與子曰敝女惡婿溫飽十歲亦幸矣論
者大服

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也爲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魯
縣遇孝章皇帝巡狩幸當陽上未嘗見刺史班秩
有詔勅夷吾入傳錄見囚徒見長吏勿廢舊儀上
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其中有亭長姦部
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觀刺
史決當云何頃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

職在禁姦今日爲惡首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
免縣長吏官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章
帝嘆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特遷
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劔帶勅之曰鉅鹿劇
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揆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
勞

鮑昱爲陽長縣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
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
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遂姪身有子

劉矩沛國蕭人爲雍丘令化民以禮讓有爭訟引使

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法不可試也使
歸自思訟者往往罷去路不拾遺爲尚書令著亮
直焉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曾祖父咸咸哀間以律令爲
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
因曰寬事誅不附已者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令三子參
豐欽悉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
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於是乃收歛
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

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比建武初欽子恭爲廷尉左監早卒恭生寵明習
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
專尚交游以不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
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
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
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
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
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三遷肅宗爲尚書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

重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皇后弟侍中竇憲常銜寵及

帝崩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
鮑德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
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
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
故得出爲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
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譚
顯等以爲腹心訟日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
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
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
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驚歎卽勅縣盡

收歛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核於此少衰

陳忠沛國人曾祖父咸事哀平爲尚書有忠節父寵事肅宗爲廷尉上苛法議廣恩具前傳及刑法志忠世習法令常稱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毋以重

購輒卽匪藝爲司空以經書傳法律爲任職有慶者也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

督彭旣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決於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皆

曰善遷躬廷尉正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
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
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
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
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
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
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
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
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
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

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卽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
多所生全中子晳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
迹

應邵字仲遠少篤學博覽爲太山太守棄郡歸初安
帝時河澗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
兄初及王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
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劾後追駁之據
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
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
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

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狃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捐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

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

昌罪惡乞爲部從事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贓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後爲漢陽太守時上却令皇甫禎有贓罪玄收考髡笞死於市一境皆震

王渙廣漢人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斷割不避豪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任主簿譚顯以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爲溫

令縣多積猾悉擒治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者曰
以屬稚子稚子渙字也終無牽牛者遷洛陽令寬
猛時施其冤抑久訟歷政不能斷及法理難平者
皆立剖洞得其精實京師以爲神明病卒官百姓
男女老壯相與賦歛致奠輒歸道弘農弘農人設
盤餐於道奠之吏問其故咸言平常繇京師持米
至路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
枉故來報恩耳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祀焉
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爲治也求之
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
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
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
必不爲九卿邪以故字詡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
書永建初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
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潤等百官側目號
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
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街
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

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用權請託詔輒案之屢寢不報詔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算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一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知詔以忠獲罪乃相率奏司隸校尉虞詡

守法盡忠乃被拘繫常侍張防賊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官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於是詔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枉狀梵乃入言防坐徙邊卽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詔有大功帝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詔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

是有司之過愚忝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詔言筮之而已詔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詔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至老不屈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正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父弼陳畱考城人爲平原相云無鈞黨全善類者也

爲河東太守被詔書舉孝廉弼知當有權貴請託
豫勅斷絕書問有一生持大閹覽書詣之積日不
得通生謬以他事前謁旣因達書弼大怒曰太守
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僞無狀卽日
考殺之覽大怒作飛章下司隸誣弼毀謗檻車徵
吏人莫敢近省前孝廉裴瑜送至嶠澠間大言曰
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天寔佑之卽令獲罪足
垂名竹帛顧不可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走詣闕訟寃前孝廉魏劭
毀形變服爲家僮護弼廷尉奏當棄市劭與同郡

人賣郡邸行賂覽以得免或曰平原行貨免君君
無乃慝乎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閔散懷金今史
君遭患義夫獻寶亦何慝乎竟歸田稱病不出公
卿交薦議郎何休謂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司云
宋均拜尚書令諸尚書相與刪法憲疑事數端帝以
爲有大姦縛郎吏詰問諸尚書皆惶恐叩頭謝均
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畏威失正非義也具
條上法疑事當削狀帝善其不撓守河內政化大
行

吳祐政尚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閉閣自責然

後決斷以道義譬解或身詣里閭和解之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布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性慚詣閣持衣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行市中道遇客醉辱母長殺之祐呼謂曰若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忿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若何長以械自擊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哀矜恩無所施願就死祐問長有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移安丘

逮長妻妻至解桎梏使同宿獄中遂娠至冬盡行
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獨何以報吳君啗指吞
之含血言曰妻幸生子名吳生言我臨死吞指誓
令兒報吳君也遷齊相大將軍冀表爲長史冀誣
奏太尉李固祐力爭不聽時扶風馬融爲冀草奏
祐責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卿何面目見天
下

童恢字漢宗瑯琊如幕人也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
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
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入得理掾屬悉歸府恢

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
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
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
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
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
虎恢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
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
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
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
嗚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陳蕃汝南平輿人所謂陳太尉也守樂安方峻不接
賓客而禮下賢士郡人周璆行高潔前後郡守招
命莫肯至唯蕃致焉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
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
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怒
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
以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誣汙鬼
神誑時惑衆者乎遂致其罪

陳寔爲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隣縣民歸附者
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

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
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
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
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
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
姦豈復過此有劫賊殺財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
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
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王暢爲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
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皆以溫厚爲政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游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

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采發而掾吏
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
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
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
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
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
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
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
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旺以黨事
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

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朱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汚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

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
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
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
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
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
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
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運賞則使餓隸
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
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
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

臣願黥首繫趾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爲度遼將軍聲振遠域
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
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
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
緄大司農劉佑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幸緄祐時亦
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
觀寶於楚昭奚恤耀以郡賢梁惠王偉其照乘之
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官立政
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

張敞於亡命緄前討閩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
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
蠡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
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
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
師因匿兄家合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
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詰之
膺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
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
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

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省帝恠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於是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兒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

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
久廢高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
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卽
聘問無狀嬰疾關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
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
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
天下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
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惟神無事偃
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後張儉事起收補鈞
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

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
詔獄考死妻子徙邊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
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
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
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後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邁俗志
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三遷太山太守
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
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
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

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
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
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
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
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
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
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
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旣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
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受以禮讓化鄉

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
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
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
賊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
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
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
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
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
門不出

范康字仲真初爲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

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
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
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康皆窮
相收掩無得遺脫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
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
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旣早
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
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委去
荆名譽益著太守黃競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

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
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人有蔣均
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
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
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
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
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
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
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

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
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
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聞其故嘗
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
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
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
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累遷合
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先
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
於交趾郡界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

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
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
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
傭隣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
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
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朴心徒然
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
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
多珠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
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

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
寶棄於溝渠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
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桀木朽株
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而王者取士宜拔衆之
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
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
十卒於家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畱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嘿
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初到
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

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
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
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
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
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
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
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
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
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渙謝遣曰枳
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

襪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
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
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
集志士交結之秋雖該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
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
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
房謁之遂請畱宿林宗嗟嘆下牀爲拜覽學畢歸
鄉里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
責妻子庭謝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

之異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李崇爲楊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荀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責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楊州弟思安逃歸慶賓懼無以脫

乃認城外死尸貌類思安者詐稱爲人所殺迎歸
葬見者莫辨又賄女巫楊氏弄鬼語具道思安被
害饑渴之意誣訴同軍兵蘇顯甫李蓋於州二人
辨不勝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密遣人非
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州去
此三百里許比有一人寄宿夜語疑有異詰問其
由乃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定人也時不敢匿欲
送官苦見求稱有兄慶賓住楊州相國城內嫂徐
氏脫矜慙而往家兄必重報若往不獲送官未脫
君今亦有手足之意乎惠顧幾何且爲君兄弟齒

之矣慶賓悵然失色求少停當備財謝二人以告
崇崇攝慶賓問曰汝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
伏引更問蓋等何以自誣乃云不勝楚掠故也數
日思安縛至崇召文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
審皆此類

李惠仕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爭一羊皮各言
其藉背之物惠仕謂州吏曰此羊皮可拷令知主
也羣下默然惠仕令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
許鹽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其罪

丹陽方儲明風角爲洛陽令功曹夜殺人斷頭着衣

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近問誰所殺
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考竟

高豐字文林爲鄧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鄧
縣僻勅鄧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豐得文書閉獄
下簷不肯送徒自請諫曰明使君秉法馬駢駢御
所至理冤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甘棠者
也今乃遙召囚徒欲省更繁毋論踈脫尤哀瘦損
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鄧獄
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迴輪孟遂到
鄧

黃昌爲蜀郡太守密捕得盜師一人悉使疏諸縣強盜密往捕錄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譴作棧道以代民便由是道不拾遺獄至連年無有重囚

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畱胡經日乃歸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撾胡至於以杖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